

世界征服者

马其顿长矛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

晓林 主编

方琦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世界征服者系列

马其顿长矛

亚历山大

晓林 主编 方珣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明生

封面设计:晓娟

马其顿长矛

亚历山大

晓林 主编

方珣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8 12/16·插页 6

字数:200 000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207-04166-7/K·542 定价:1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前 言

战争是人类历史的伴生物。自从地球形成、生命形式由简单到复杂、原始人与其他哺乳类动物尚未明显分离的时期,最初的真人罗得西亚人就占领了与人类同属的安尼德特人的洞穴,把他们屠杀殆尽。

战争是绵延于历史长河中从未停止的悲剧,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大课题;人类一直在承受自然力无情压迫的同时又承受着战争的灾难,把他们长期积累的文明果实毁于一旦。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种偶然性因素,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和霸权的归属。所以古往今来,征服者们时而称霸,时而又被征服;被征服者也时而成为征服者。这样,许多民族、国家或政治集团不时地调换位置,轮流登台扮演着霸主的

2p06/04

角色。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继承者波斯人的开国皇帝居鲁士，利用他的骑士和战车打下了从地中海到印度河、从高加索到尼罗河的空前大帝国的基础；巴尔干山国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国王亚历山大靠着他的方阵军和长矛威慑了希腊半岛，并夺取了波斯帝国的全部疆土；第伯河畔的拉丁农民凭借武力使方圆 20 多英里的罗马共和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宰，但是又被昔日霸主迦太基战无不胜的军事天才汉尼拔打得落花流水；罗马的冒险家恺撒率领他的雇佣军团征服了高卢，赶走了日耳曼人，侵入不列颠，控制了埃及，并使共和国走向独裁；目不识丁的法兰克王查理曼征服了意大利人、撒克逊人、巴伐利亚人、阿瓦尔人、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建立了三面临海、雄踞欧洲，但却昙花一现的大帝国；蒙古各族的盟主成吉思汗靠着威力强大的火炮和无与伦比的战略，征服了邻近各国，势力直达印度河和高加索，其后继者们又旋风般地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大帝国，使世界文明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变成废墟和沙漠；粗野的北方雪王彼得一世用刺刀和舰船打开了进入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把落后的俄罗斯带入列强的行列；精力充沛、冷酷无情的小个子科西嘉人拿破仑接过革命的旗帜，把欧洲踩在自己的脚下，并妄图恢复西罗马帝国。

他们无一不是世界战争史上登峰造极的人物，他们的名字曾像滚动的惊雷一样震撼了从上古、中古直到近代两千多年以来的人类。他们为了财富、权力和“荣誉”，恣意改写历史，以人类的生命为赌注，与人类的自由、智慧和创造一比高低。但是人类追求自由和文明的意志终究是不可战胜的，他们征服的“伟业”都终归徒劳，成为历史时空中转瞬即逝的过眼烟云。

战争是人性异化、人类理性和能力扭曲的表现，随着社会的进

步和理性的觉醒,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只有人类文明才是他们力量的伟大体现、他们的前途和归宿。尽管在新世纪到来之前战争的阴云还没有在世界的上空散尽,尽管凶恶的战神已经操纵着毁灭性,毁灭性更大的武器代替古老的战车和投枪,历史也决不会重蹈覆辙。我们编辑这套“英雄”传记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结论。

长期以来,关于上述人物的传记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受着由原始思维所产生的对历史因果关系的错误判断与民族主义的狭隘、自私和仇恨心理的影响,或者一味宣扬这些人物的“英雄伟业”及其在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播方面的“不朽贡献”,并得出英雄们创造历史的结论,或者对他们极尽诅咒、歪曲和丑化之能事,却从反面得出相同的结论。

本书旨在把上述人物置于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背景上,全面剖析决定他们行为的文化条件、历史惯性和社会心理,从深层与他们所遵循的关于理想、道德、权力和荣誉的观念进行一番清算,引发人们对人类过去的成功和过失以及未来的前途进行深入的思考,破除“英雄造时事”的古今神话。

为此,本书编者要求把这些“超人”和“神”从他们居住的云天降到地平面上,作为普通人进行考察,根据凿凿有据的史实进行“述而不作”的表达,以保持历史真象的原生态;要求写述平实、自然,忌铺陈渲染,以事实本身的传奇性和严谨的思维逻辑吸引读者,并在语句及其韵味上显示出写作个性。对于传记作家来说,这是一条最难通过的途径,况且,有些人物的资料汗牛充栋,真伪并陈,有些人物由于年代久远,只能在鳞爪中寻踪觅迹。好在本书作者都学有专攻,驾驭资料轻车熟路。但是他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编辑意图,则需要广大读者们帮助评判了。

序

亚历山大是上古史中的传奇人物。他在世仅 33 年，从 20 岁继承马其顿王位起，东征西讨 12 年，直至公元前 323 年病逝，建立了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庞大帝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奇迹。因此亚历山大被誉为西方名将中的第一人，并被两千年后的另一位传奇人物拿破仑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

无疑，亚历山大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仅就他在全部征服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来说，都标志着那一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其影响所至，使希腊文明继城邦制度衰落之后又迎来了一个极盛的亚历山大时代，马克思和

恩格斯曾就此对亚历山大予以充分的肯定。

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并没有自己的著作，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戎马倥偬中无暇分神执笔，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在征战中有一位随身史官、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哲学家卡利斯瑟尼。他个人仅有的一些信件早已成为断简残篇，真伪难辨。而卡利斯瑟尼信守逍遥学派重视理性的作风，记述亚历山大的战迹十分概括，却致力于考察所到之处的地方风物。亚历山大时代的其他有关著作，有的把亚历山大说成救世主和民族英雄，而亚里士多德学派和禁欲主义者则把他视为暴君，认为他与理想中的聪明仁爱的统治者毫无共同之处。而这些著作的大部分也早已面目皆非、不足为训了。比较完整地传诸后世的只有亚历山大的爱将、后来成为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国王托勒密和另一位随军地理学家亚里士多布拉斯的著作。托勒密忠于亚历山大，记述亚历山大的业迹不免有夸张溢美之词，但是他的作品是以亚历山大的“起居注”、有关军政文件等官方记载及其亲历所记为根据的，应该比较接近史实。在亚历山大逝世后的三百年间，人们把视线转向罗马帝国的伟业，亚历山大帝国处于徒有虚名的分治状态，关于亚历山大的著作便绝少出现了，直到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罗马的历史学家们才又回顾起与罗马帝国有着血缘关系的以往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及传记著作，以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最负盛名。这除了由于事隔数百年后可能有着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之外，也由于作者有意地避免了某些夸张不实之词及奇闻轶事，而把主要笔墨用于记述行军作战的进程；对一些重要事件的描写又往往通过历史人物之口加以印证，在表彰亚历山大的“功绩”的同时，也如实揭示了亚历山大因不能战胜自己的欲望、克制自己的感情而怒杀功臣的错误，以及在不计生死的印度哲人们面前束手无策等情况，

说明他也并非达到最高境界的完美无缺的人物。

阿里安的著作最明显的缺陷是拘于记述行军作战,而无视交战双方所处的政治、经济条件,无视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导致英雄造时势的错误结论。

在历史的舞台上,战争的戏剧不断重演。为了借鉴历史,亚历山大成为后世众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研究的对象,也成为传记作家们描述的对象。为了拨散历史的烟幕,比较真实地再现亚历山大的风貌,使所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书作者对于有关资料进行了仔细的考查和慎重的重估,摒除主观想象和随意渲染,对于人物之言行、地理环境和历史场景的描写,均以查有出处的历史资料为根据。又为了不使陈述枯燥,尽量对资料进行合理的串联和整合,这便可能使读者拿在手中的这本书成为趣味横生的传奇故事了。

杨明生

目 录

序	1
希腊世界	1
历史的回顾	1
希腊之光	10
希波战争	19
希腊向何处去	26
山 鹰 之 国	34
马其顿	34
腓力二世国王	47
从“神圣战争”到科林斯 会议	54

二 次 东 征 160

高格米拉会战 160

火烧波斯宫 167

大流士之死 176

追杀比萨斯 182

转 战 中 亚 190

马里坎达要塞之争 190

四大酋长的降伏 196

悲剧的重演 203

进 军 印 度 211

西华特战没 211

血染真纳河 217

横扫旁遮普 224

漫 漫 归 途 233

最后的战没 233

回归巴比伦	240
过眼云烟	250
巨星的陨落	250
最后的结局	256
亚历山大远征图	264
主要参考书目	266

希 腊 世 界

我们有充分的权利拥有这个精神世界，然而却由于我们不求上进、没有能力而不配去获得它。

——希腊诗人埃里蒂斯

历史的回顾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像架在时空的某一会合点上的万花筒，让我们凝神观看从那难以追溯的年代开始的宇宙间的千变万化，包括宇宙的衍生和运行，生命在它们可以附着的环境中的发生、发展和行为，其中包括生命在人类已知的这个地球上的生存状况，在平地、沙漠、高山和森林，在陆地和海洋之间，树木花草、鸟兽鱼虫的出现、繁衍、死亡和再生，特别是出现仅数万年的最年轻的生命群体——人类，如何后来居上、驾凌于一切生命之上扮演地球主角的历史。

可以设想，如果从广漠宇宙的某一点俯视人类的行为，就会看到他们有如一忙碌的群蚁，它们修巢筑穴，寻觅食物，时刻警惕着大自然巨足的碾压；它们相互争斗，抢夺“临人”的收获，争先恐后地啃噬或竭力占有这个蛋黄般大小的星球。那么这个观察者一

定会产生怜悯之心。如果我们把人类的历史视为一座由远而近的逶迤的山峦,再站在现实这个高峰上从头俯视,便似乎可以看到一个个不同的场面,看到各色人种的民族,高举着他们的徽记划地分割,组成各自的邦国。他们时而修筑墙垣,建设宗庙,耕地为田,伐木为舟,开山探宝,交换什物,向神灵祈求安宁和富足;时而又觊觎他方,举师征讨,占地移民,掠夺财物,屠炭同类,血染阡陌。为了向大自然索取,他们学习、模仿、实验、发明;为了向同类索取,他们积聚力量、玩弄诡计、以强凌弱、背信弃义。美好的行为和邪恶的念头交织在一起,聪明智慧和荒谬的蠢行并驾齐驱。由于人们的生活环境和对环境的认识不同,便产生了不同的风俗和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形成不同的习性和文化上的差异。又由于人口的流动、物质和文化上的交流,不断形成种族与思想文化上的交融,便产生血缘上的许多分支和文化上的不同形态,就如同一棵树干上长出许多分支的不同品种的树木结出的不同果实。由于人种随处可以自由杂交混合,就像天上的云朵,分散、聚合、再分散、再与另一块或原来那块云朵聚合。所以世界上的许多民族,既有从远古祖先那里代代相传的血缘关系,又是不同肤色的人种的混合后裔。古代希腊人就是来自欧洲中部、东南部和亚洲中部的雅利安人各支变种与作为南欧、小亚细亚半岛、阿拉伯半岛及北非居民混合体的爱琴人残余混血的后裔。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这个历史是人类克服强大的自然力、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文明史,是从原始的野蛮状态向文明过渡、逐渐学会管理自己的人类的自然史,也是互相骚扰争夺、同类相煎的人类战争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潮流中,人类有许多成功,也犯了许多错误。时而遭遇良机,把他们的体能和智慧引向正确的方向;时而遇到激流和暗礁,只能痛苦而艰辛地踟蹰而行;有时也遇到滔滔回

流,使他们退回原来的地方去。这就是历史,它就像一个被父母打出去办事的孩子,走街串巷,不断被五光十色的街景吸引,或者因惹怒路边的另一个孩子而互相扭打,以致竟忘记了自己要到哪里去,去做什么。直到一位善意的围观者大喝一声:“喂,你在做什么?”他才从迷茫中省悟,继续赶路。

历史的潮流时起时落,各民族的子孙们像在进行一场漫长的接力赛,一些曾经雄踞世界、看似不可一世的民族,逐渐从荣誉的顶峰跌入低谷,消声匿迹,另一些新兴的民族却从地球上脱颖而出,从弱到强,蒸蒸日上。他们合而又分,分而又合,反反复复,循环不已。在这存亡兴衰的较量和分化、整合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可能是部族的头领,也可能是众望所归的英雄,可能是一国之君,也可能是统领诸邦的霸主。他们被历史的潮流推向时代的舞台,主演了轰轰烈烈的历史活剧,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把他们显赫的名字铭刻于史册,后人则根据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需要评说他们的事非功过。往事如烟,当人们拨开历史的烟雾,就会惊奇地发现,一切野心、虚荣、阴谋、暴力,一切对权利的渴求和占有的欲望,连同帝王的宝座、贵胄的称号、千军万马的阵容和不计其数的财宝,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依然如故的是那些坚固的庙宇、巍峨的宫殿、精美的雕塑、绝妙的器物、科学的发现、生产的技艺和卷帙浩繁的经典;总之,是人类经验的记录和智慧的结晶,人类文化的遗存。有如一座干涸的河床,流水已经蒸发,留下来的便是埋藏在泥沙中的一粒粒沙金。这样,人类不得不总是思索那些虽然古老却终感困惑的问题:世界是什么?人又是什么?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他们在这个星球上做了些什么?趋使他们这样做或那样做的原因又是什么?

自从大约 16 亿年前地球从宇宙中巨大的物质旋涡中分离出

来,继藻类、爬行类、恐龙和鸟类之后出现能够协同行为的哺乳类动物,自从猿人进化为智人出现在欧、亚、非洲和澳洲,从地中海到西亚一带形成的一个“太阳巨石”文化族团,一代代向东扩展,散布于从西班牙到印度和太平洋群岛的广大地区,其肤色也不断加深,成为柏柏尔人、埃及人、伊比利亚人、地中海人、印度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他们耕种土地、驯养动物、建立村落、互相战争,并在用巨石筑成的大圆塔上观察天象,靠祭司施展巫术,决定生产和战争。

到公元1万年前,世界的地理轮廓大体上与今天一样,截断直布罗陀海峡的天然堤坝溃决,地中海有了与现在相似的海岸线,欧洲的大片草原被森林取代,中亚沿海地区土地富饶,里海和黑海连成一片,它们附近一带也是难以通过的沼泽和湖泊,美洲和亚洲之间的白令海峡还由一片陆地连接。

从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6000年开始,由于耕种的普及、金属的使用和贸易的发展,亚洲、欧洲和非洲内大陆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埃及和爱琴海诸岛出现城市、宫殿和庙宇,渔船、商船和海盗船频繁地往返于红海、地中海和波斯湾沿岸的港口,苏美尔和埃及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来自西亚地中海沿岸安纳托利亚周围的苏美尔人,把他们的势力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扩展到波斯湾和红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又于公元前2750年被来自阿拉伯沙漠的闪米特人征服,开始闪米特人的各支之间及他们与埃及人的长期战争。公元前2500年前后,闪米特人的一支伊拉姆人取代萨尔贡帝国,建立巴比伦帝国。公元前1926年,来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闪米特人的另一支赫梯人征服巴比伦帝国,但是公元前745年闪米特人的又一支亚述人打败了赫梯人。公元前612年巴比伦人再次取胜,建立第二巴比伦帝国,直到